

STAR CRAFT II

HEART OF THE SWARM



BLIZZARD
ENTERTAINMENT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出口

Danny McAleese

「你聽到了嗎？牠們已經越過牆壁了。」

狂風呼嘯下，金屬撞擊聲幾乎難以聽見，但又確實存在。圍在桌邊的四個男人又互相靠攏了些，並非恐懼，而是為了取暖。

「你也這麼想嗎？」普斯考特毫不掩飾心中的恐懼，「我是說，牆壁很厚，我不認為…」

「閉嘴，」加里克一邊咕噥，一邊翻下一張牌，「他只是在嚇你。」

加里克抬頭向對面的夥伴投以會心的一眼，露出幸災樂禍的表情道：「也許不是喔？」

查恩這時發現大家都在作弄普斯考特，而且樂此不疲。光是看到普斯考特臉上失去血色的模樣，就是這六天中最有趣的事，甚至比打牌還好玩多了。

「如果牠們真的穿越牆壁，我們就完蛋了。」科爾特用一副就事論事的口氣，刻意發出認命的嘆息，「牠們會咬斷電線，讓我們在這小地方活活冷死。」

「不可能，」加里克邊說邊抽牌，「牠們會在我們凍死前逮到我們，我們可是二十公里內溫度最高的物體，那些蟲子會一路往這裡咬過來，後面的事你想得到。」

在陸戰老兵的滿口渾話中，只有寒風刺骨這件事是真實的。火爐在六個小時前終於熄滅，雖然他們在碉堡裡找到不少物資，但就是沒有燃料。地上的地熱導管是他們僅剩的熱源，不過也只是杯水車薪。

「牠們不可能進來，」普斯考特分析說，「幽靈特務看見牠們會馬上匯報，到時我們早就離開這裡了。」

第二輪牌已經發完，科爾特拿回籌碼：六個大墊圈、十個小墊圈、幾個有缺口的骨牌。昨天他們打牌還能賭食物和音波淋浴，如今他們前途渺茫。查恩心想，可惜骨牌不夠多，不然大家都想換個遊戲玩玩。

「聲音或許是牠發出來的，」普斯考特企圖保持樂觀，「也許他已經準備要呼叫轟炸了。」

「也或許他死了。」科爾特反駁，讓年輕的陸戰隊員馬上閉嘴。隨後又是一陣令人不適的沉默，老兵說出了眾人難以開口的想法。

「我...我認為…」

「沒人在意你想什麼，」加里克打斷他，「撤退命令不會下達。如果特殊作戰部隊早就離開了，我們只能自力救濟。根本沒人知道我們在這。」

查恩心想，這也許是真的。他們收到的命令很直接：他們必須在廢棄的建築單位裡待命，等到蟲族出現後，隨團的幽靈特務會以戰術核彈進行轟炸，再用無線電通知撤退。

簡單來說，他們是誘餌。

查恩並不喜歡這項工作，但這是他的第一份空投任務。除非別無選擇，不然他不願頂撞上司或違反命令。

幽靈特務才是問題所在，他已經跟大家失聯 26 個小時了，而且，老天在上，任務至今為止沒人見過他。對查恩來說，幽靈特務只是破舊通訊器另一端的聲音，現在又詭異地失去聯繫。

再說，只有幽靈特務手上才有撤退傳送碼，這點無疑雪上加霜。

「再聯絡看看，」查恩要加里克再試一次，「每個頻率都試試看。」

「你以為我沒試過嗎？」加里克輕蔑地看著查恩，「什麼鬼聲音都沒有。」

「那我們就去找他，查明問題。」查恩簡潔地回了一句。

科爾特和加里克兩人無言對看一眼。查恩清楚並尊敬這兩人的經歷。他們去過的地方和執行的任務都讓查恩心生嚮往，希望有朝一日也可以有相同的體驗。而這也是他應徵入伍的原因。

眾人之間的沉默持續許久。

「我們其中一個去看看狀況。」科爾特打破沉默，猶如自己是四人中的領導。但事實上，自從下士失蹤之後，他們之間就無人做主。

「一個人？」普斯考特還搞不清楚狀況。

加里克點頭表示認同：「菜鳥說得沒錯，是該行動了。」

「誰…」

「打牌決定。」加里克開始整理牌堆。

這個區域並不大，但也不小。幽靈特務藏匿在南方高塔，負責監視地平線上的情勢。要到達南方高塔只能穿越中庭，中庭既黑又廣，外頭寒風刺骨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查恩看著大個子洗牌，他們上週靠著這副破舊的撲克牌打發時間。那雙大手靈敏地發牌，手指背面佈滿疤痕。

陸戰老兵開口：「輸家出門，不能退出。一局決定，沒有『三戰兩勝』。回來之後，我們再想對策。有問題嗎？」

大家點頭，普斯考特是最後點頭的人。後面也沒有談論的必要，查恩等大家拿起牌後，才拿起自己的牌。

兩張皇后，好牌，超級好牌。

「要三張牌。」查恩邊說邊把其他牌蓋在桌面上。除了普斯考特，大家也丟出三張牌。普斯考特遲疑了一陣子，最後叫了一張牌。

「你只要一張就好？」加里克開口，普斯考特點頭回應，活像在低頭道歉。

加里克肩頭一聳，接著發牌，大家也接著拿起自己的牌。

「你先。」科爾特直瞪查恩，然後偏過頭去吐了口痰。

查恩默默掀出手上的三張皇后。加里克吹了吹口哨。

「菜鳥運氣真好，看來你不用去了。」

「我也是，」科爾特反轉手上的一對傑克，「老天保佑，我都快冷死了。」

大家把眼光放在加里克身上，加里克刻意讓大家等了幾秒。「一對九！」

加里克終於揭曉手上的配對，很乾脆地把牌攤在冰冷的桌面上。

現在勝負都看普斯考特手上的牌了。普斯考特不安地調整了坐姿，瞪著手上的牌和其他人的牌，似乎想要釐清頭緒。最後他怯懦地把牌往前一攤，讓大家看個仔細。

「一手雜牌，」科爾特看了看，「最大的是 A。」

加里克抽走普斯考特手上的牌，問說：「你想組什麼？順子嗎？」隨後又用手指了指普斯考特的牌，「你應該知道這副牌少一張國王吧？呆子。」

普斯考特沒有回應，肩膀垮了下來，頭顱低垂，緩緩搖頭。他的動作像是在說認命了，雙手無力地攤平。

「那就動作快一點，」加里克向牌堆伸手，「因為外面很…」

「等等。」查恩突然伸手握住加里克的手腕。

加里克惱怒地將手一抽，好像被人碰到傷口一樣。查恩放開加里克，下巴往牌堆一指：「看來你有兩張方塊九。」

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加里克的手牌。查恩沒有說錯。

科爾特爆出笑聲：「老天！你怎麼會這樣？想當初我們出生入死，一起抽籤，我一直都信你啊！」科爾特一邊大笑，一邊握緊那張有問題的牌。那張牌不但來自其他副撲克牌，連背面花色都不一樣。

「閉嘴！」加里克惱羞成怒，開始口出惡言。他用帶刺的眼神看向查恩，喊道：「菜鳥拿到三張皇后，可喜可賀。他這輩子也只看得到牌上的皇后。」

加里克兩公尺高的身體猛然站直，大腳往桌面一踩，把褲腳拉至膝蓋，露出佔去大半個小腿的扭曲疤痕。

加里克用手一指：「看到了嗎？后蟲當初在瑞維拉差點砍了我的腿，那天我死了八百個弟兄，隔天死了六百個。」

大家現在都站著，沒有人開口。普斯考特眼睛沒離開地板。科爾特依舊笑容滿面。

「還有，」加里克撥開油膩髒污的黑髮，「這是槍枝在我頭上留下的痕跡。」加里克的手指順著疤痕移動，用討人厭的口吻說：「友軍開的槍，美好的一天。」

查恩一動紋風不動，但是普斯考特卻想要退後。加里克抓了把普斯考特的肩膀，把他拉到眼前，在他咆哮之際，一口黃牙離普斯考特的鼻子只有幾公分之遙距。

加里克向普斯考特大吼：「你還是得去，結果不變。我已經盡了本份賣命好幾年了。我已經老到不該冒險，現在該你了。」加里克向普斯考特大吼。

加里克慢慢鬆開雙手，普斯考特跌回椅子上，鬥志盡失。顯然，他會有好一陣子無法動彈。

「我去。」查恩開口，口氣明確，彷彿這句話並非出自他的口中。

科爾特回頭，帶著活像不認識這個人的眼神，問道：「你確定？」

「沒錯，」查恩點頭，但比較像是要說服自己：「我不想等，快把這事解決。」

戰鬥裝甲又重又舊。胸甲來自礮堡的軍械庫，腿部裝甲來自壓力門外的提箱。這套裝甲是沒有動力裝置的骨董貨，查恩的皮膚可以感受到裝甲的冰冷，但這至少還能替他擋風。

靴子和手套根本不見蹤影，查恩也沒有像樣的頭盔。「給你，」科爾特臨走前丟給查恩一件沒有面甲的頭盔，提醒說：「勇氣是一回事，愚蠢又是另一回事。」說完後就消失在天篷後方。

礮堡外頭狂風大作，查恩必須迎風而行，才不會被吹倒。破舊天篷下的兩個人緊緊相靠，迫切等著回到礮堡內。

「南方高塔在那邊！」普斯考特指出方向，在風中大吼。他已經從頭到腳冰到不行了。「繞過機房，經過第三車庫後就是牆壁，之後左轉走到底。」

查恩點頭。加里克交給他一把改造過的 AGR-14 步槍，順手往查恩肩膀一拍，力道足以讓查恩摔倒。「祝你好運！」

查恩提醒他：「記得再把門封死。」

加里克手上早已握著電漿鎗，假笑道：「不用擔心。」

看著同僚離去，查恩轉身迎向狂風。發現要逆風而行，查恩不禁口吐穢言。他用一手替眼睛擋風，另一手保持平衡，一步一步向前邁進。

查恩必須穿越空曠的大中庭，才能抵達機房。這是最嚴苛的一段路程，四周沒有房屋遮蔽，查恩感覺眼前的風有兩倍的力道、五倍的寒冷。冷風就像灑在身上的水，順著他外露的臉，一路流進脖子和胸膛。查恩替眼睛擋風的手馬上凍僵，僵硬的手和手指的姿勢活像一種怪異的敬禮方式。

查恩依舊迎頭趕路，一步接著一步。不久之後，查恩已經走過半個中庭。往四處張望後，他發現自己處於中庭的中心，勉強可以看到身後的碉堡，而眼前的機房似乎還有千里之遙。腳下只有光滑的冰塊，冰塊之下，則是黑色的凍結柏油。

查恩握緊手上的步槍，繼續向前。他花了十分鐘穿越中庭，又花了兩三分鐘繞過機房。眼前就是普斯考特所說的一排車庫，查恩開始往前，發現第二車庫沒有關閉。

查恩本來想要在門口稍作休息，讓血液流回四肢。不過車庫的休息效果應該更好，所以查恩改變方向，蹣跚走進漆黑的車庫入口。

很難想像幾個月前，這裡還是有駐軍的前哨。查恩看向四周，試圖想像上百名砌牆的工作人員，想像他們操縱機具、管理城防、整修建物。這些人睡在兵營、在大廳用餐、讓發電機維持運作。

不過一切都變了樣。蟲群入侵後，這個地方被大肆破壞。查恩一邊活動手部，腦海一邊浮上一幕幕的這類慘案。

就在此刻，車庫角落…有東西動了起來。

一開始，那東西的動作幅度小到難以查覺。隨著查恩的視力適應黑暗後，就逐漸能看清那個東西。那東西周遭的影子開始變化，暴露自己的大小和位置。在看清眼前的東西前，查恩手中的武器早已瞄準並開始射擊。

高斯步槍每秒吐出 28 枚子彈，槍管的火花照亮了整個車庫。異化蟲馬上化成一攤血水和軟骨，死時還發出尖銳的嘶吼。查恩就看著異化蟲的屍體在閃光中舞動，被空尖彈打成碎塊。異化蟲死透後，查恩依舊未鬆開扳機。

這裡有蟲族。戰鬥讓查恩熱血沸騰，但是這個念頭卻讓寒意沁入脊椎。手中的高斯步槍依舊散發著餘熱，沉重的手感讓它彷彿一隻活生生的動物，引誘著查恩繼續開火——也可能是查恩的身體想要繼續溫暖握槍的手。

查恩打開探照燈，照亮異化蟲的屍體。甲殼碎片散落車庫各處，血液、黏液和其他鬼才知道的東西噴濺在牆壁上。

查恩好奇地向前幾步，戳了戳異化蟲的殘骸。他驚覺，異化蟲看起來怎麼這麼渺小無害。查恩思索這種不起眼的小東西為何會如此危險、締造出許多恐怖的傳說。

就在此時，又有兩隻異化蟲從後方襲擊查恩。

諷刺的是，異化蟲的速度救了查恩一命。猛烈的衝擊讓查恩跌向前方，高斯步槍脫手而出。兩隻異化蟲則飛掠到更遠的地方，利爪在光滑的車庫地板刮出尖銳的噪音，直到牠們撞上後方的牆壁。

第一隻異化蟲狠狠地撞進牆壁，查恩起身的同時，看到那隻異化蟲陷入暈眩，無法在滑溜的地板上站穩，破碎的翅膀以奇怪的角度彎曲。查恩被眼前的情況迷惑，盯著那隻異化蟲的掙扎。他可以感受到異化蟲瘋狂的眼神集中在他身上，那些眼睛就像是黑暗中閃耀的橙紅煤炭。

在他可以拿回步槍前，另一隻異化蟲就會發動攻擊。查恩放棄取槍，往異化蟲厚實的胸部踢出一腳。剛好抓到異化蟲騰空的時機，在鐮刀般的利爪切下他的頭顱之前避開攻擊。

查恩趁著空擋取回步槍，無暇瞄準，就往異化蟲開了兩槍。與此同時，異化蟲跳到一堆黑色殘骸的後方。查恩不確定是否有打中異化蟲，為以防萬一，他朝著殘骸不斷開火，子彈揚起一片灰塵、濃煙和金屬碎片混合而成的塵埃。

查恩在剎那間想起還有另一隻異化蟲。他轉身向右看，驚覺第一隻異化蟲早已消失不見。查恩一邊退出車庫，一邊搜索那些閃耀的眼睛。牠們的眼睛在煙霧瀰漫的一片昏暗會暴露自己的位置…起碼別人是這麼說的。

一踏出門外，查恩頓時感受到外頭的寒風。在月光照明下，明亮的車庫外與陰暗的車庫內成為強烈的對比。查恩朝著車庫門口任意開火，替自己換取拉開距離的寶貴時間。他一邊開槍，一邊退後，同時瘋狂思索著下一步。

他低頭一看，步槍彈藥顯示還剩下 60 發子彈。當他的視線拉回前方時，躲在殘骸後的異化蟲早已衝出門外，異化蟲銳利的下頷在查恩的上臂劃出一道傷口，讓他在看到異化蟲前就感到痛楚。

查恩的槍口掃過異化蟲的軀體，剩下的 59 發子彈把異化蟲像薄紙一樣撕成兩塊。最後一發槍響在空曠的基地不斷迴繞，迴盪六到八次後，才回歸一片死寂。

血液從查恩的手臂湧出，一路擴散到左手手指上。肩膀上的肌肉被撕碎，傷口的刺痛感猶如劇毒一樣在查恩的身體遊走。查恩丟棄彈藥用盡的步槍，轉身穿越第三車庫，開始尋找牆壁。

要找牆壁根本不花時間，厚度荒謬無比的 12 公尺高牆就聳立在眼前。牆上原本有不少砲台，現在只剩下砲座的開口，裡頭露出的電線被狂風吹得前後搖擺。

查恩花了點時間解開胸甲，隨手扔在地上。胸甲上部已經扭曲變形，每走一步都會深深嵌進脖子裡。卸去武器和防具之後，查恩感覺自己毫無防備，但腳步卻也比先前輕盈數倍。他轉向南方，開始加快步伐。

查恩跑了 90 公尺後便停下腳步，他看到牆壁上被打出一個大洞，足足有兩輛卡車大。地上有好幾攤凝固的熔渣，顯示鐵牆是從外向內熔出一個大洞。燃燒彈也可以輕鬆在牆上打出缺口，只是世界上沒有這麼大的燃燒彈。

查恩每個細胞中的自衛本能都要他繼續趕路。高塔已經在視線內了，像鬼魅似的聳立在前方。查恩發現眼前的一切竟是如此諷刺，硬擠出的乾笑聲根本無助於安撫心情，只讓自己更為心驚膽跳。

查恩已經走到半路，他的直覺要他繼續前進。某個東西正沿著牆壁，以驚人的速度逼近。

那隻翅膀破碎的異化蟲已經追上他的腳步。

往冰冷的柏油路一踏，查恩開始奔跑，只有進入高塔才能活命。他還有一次機會，可以趕在異化蟲逮到他之前將它擊殺，但查恩已無暇計算這個方案的可行性。

奇怪的是，查恩感到自己汗如雨下；儘管身軀冰冷受凍、血流不止，此刻卻是他人生中最熱的時刻。身上的衣物被汗水和鮮血浸透，肺部因吸入寒冷空氣而灼痛。高塔聳立在前方，像一支刺向天空的長矛。

查恩先趕到電梯口前，按下黃色按鈕。電梯沒有反應，查恩的心馬上涼了一截。他又按了一次，這次更用力，隨後意識到電梯不可能會有反應。

這個地區只剩附屬電源了，僅供生命維持系統和緊急照明使用。他在碉堡住了一週，早就知道電源問題，他卻在緊要關頭忘了這件事。

查恩可以聽到異化蟲正在逼近，而這個聲音讓他喪膽。異化蟲的無情尖嘯在風中迴盪，隨著雙方距離逐漸拉近，嘶吼的聲音彷彿宣告著自己的命運——異化蟲隨時就會追上自己，從背後一撲而上。在銳利的下顎刺穿查恩的喉嚨前，他會先被這個聲音逼瘋。

另一端有一道雲梯，一路通往高塔的頂端。查恩奔向雲梯，不敢回頭查看。他將手伸向眼前最高的握把，為了保命開始攀爬。

查恩兩腳還踏在最低的階梯時，一隻利爪刺穿他的腿，扎進腿骨。查恩死命掙脫不開，另一腳不斷地踢，卻沒踢中目標。下方傳來的怒吼已轉換成勝利的尖嘯。

異化蟲釘住查恩的腿，讓他痛苦難當。異化蟲的利爪前後揮舞，鮮血飛灑在高塔底部。查恩咬緊牙根，全力拉扯。在他的怒吼中，一隻膝蓋發出怪異聲響，但是他依舊沒有停止。

異化蟲身軀一挺，把查恩的身體撞向冰冷的高塔。金屬撞擊的尖銳聲響讓查恩一時忘卻痛苦，思緒無比清晰。

刺針彈。

查恩伸出顫抖的手，拿出隨身武器，搖搖晃晃地將 C-7 指向下方。他按下起動裝置，一次又一次，忽略下方傳來的尖嘯和非人嘶吼。這股聲音在查恩的頭裡迴盪，幾乎壓垮他的理智，但是他沒有放手，直到聽到一連串的喀嚓聲。

查恩打開眼睛，檢查下方。異化蟲被刺針彈釘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扭曲的身軀想要掙脫，最後終於支離破碎。

查恩向下降了一階，用槍柄擊飛異化蟲的頭顱。在那之後，他在狂風中緩緩的攀爬，前往 18 公尺高的塔頂。

塔裡相當溫暖，查恩進入上面的房間後，看到兩座全力運轉的蒸氣暖爐。

他從被人撞開的活門爬進塔內，大概是幽靈特務打開的入口吧。他要找到幽靈特務和溫暖的房間。這兩者相加，讓查恩開始樂觀起來。

查恩走進瞭望室，眼前的景象讓他大吃一驚。大片灰泥牆面沒有遮蔽物，他可以看清每個方向的景象。兩輪皎白的月亮掛在東方，照亮荒蕪的大地。眼前的景象既淒美、又荒涼，還帶著幾分孤獨感。

玻璃反射出查恩的身影，他全身佈滿血汗，肩膀腫脹，腳上的傷口更是淒慘。看了自己的慘狀，他心想自己不會再是加里克口中的菜鳥了。

一個人影站在窗戶的另一端，這個人影半虛半實，看向窗外的頭往一旁傾斜。這就是幽靈特務。眼前的他紋風不動。查恩頓時懷疑這是一個死人。

幽靈特務的頭動了，轉向查恩的方向，似乎在打量查恩。查恩看不清那男人的臉，面罩上的機械眼散發出空洞的光芒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幽靈特務的臉又緩緩轉回窗外，望向月光下的大地，不發一語。

查恩取下頭盔，向他發問：「喂！到底發生什麼事？為什麼中斷聯繫？」

幽靈特務依舊無動於衷，雙手交叉，眺望夜景。查恩等了半分鐘，看對方毫無回應，便鼓起勇氣向前一步。

「我們快死在碉堡裡了，」查恩的口氣更加強硬，經歷過生死關頭，讓他更有自信。恐懼感很快地退去，怒火逐漸攀升。

「該走了。快送出撤退信號。蟲群不會等…」

遠方有東西擄獲了查恩的注意力，他往窗口走了兩步，想看個清楚。他可以看到下方有東西，巨牆後面的遠方好像有一些東西。

「我們…」

查恩的話卡在喉嚨間，地平線上有東西在移動，在蠕動，在群集。

「蟲群！」查恩驚吼，「就在那！」

巨牆遠方有上千隻蟲族聚集。查恩可以看到一大群異化蟲和大型蟲族，飛螳佔據了天空，緩慢地盤旋飛舞。牠們並未前進，但查恩可以看出牠們的躁動興奮。

幽靈特務依舊不發一語。

查恩走到窗前，大喊：「夠了！快點投下核彈，我們趕快離開！」

幽靈特務用詭異又機械性的口吻，吐出四個字。

「已經搞定。」

查恩閉上雙眼，解放感如潮水般湧上心頭。任務終於結束，大家可以回家。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抹開臉上的汗水和頭髮，他可以想像到遠方傳輸艦的引擎聲了。

一切都很順利，除了地上的紅點外。

幽靈特務取下頭盔，露出慘白呆滯、毫無生氣的眼睛。他的身體像機械般前傾，查恩這時才看到，幽靈特務的脊椎露出綠色的觸手，緊握頸部和頭顱…這些是寄生蟲的觸手，透過神經系統操控幽靈特務的一舉一動。

「*已經搞定。*」幽靈特務又複誦一次，但看不到嘴巴有動作。幽靈特務的嘴部肌肉扭曲，擺出一副笑臉。這副笑臉十分病態、極度異常，彷彿從未了解笑顏的意義。

幽靈特務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，查恩最後看到的只有匿蹤裝備啟動時光線扭曲的殘影。

查恩闔不上嘴，身體失去血色。

地板上的紅點不斷閃爍，遠方的引擎聲越來越近。